

# 从《世说新语》看魏晋女性的独特美

陈 倩

(安徽大学 历史系, 安徽 合肥, 230039)

【摘 要】南朝宋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是一部志人小说, 其所描写的女性形象大多没有传统礼教的束缚, 没有: 贞顺、“三从四德”等规范, 打破了传统妇德论, 是对传统观念的反叛。这一独特现象有其深层的原因和意义, 是值得当今社会探求和借鉴的。

【关键词】世说新语; 女性; 独特美

南朝宋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是一部记载汉末、三国、两晋士族阶层遗闻轶事的小说。其中大部分是记述魏晋时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。鲁迅先生曾说过, 《世说新语》这部书, 基本上也算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。的确, 此书生动地记述了汉末魏晋时期的士大夫精神生活, 刻画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。《世说新语》虽然以记述名士言行为主, 但还有一类独特的女子群体。她们虽不是书中记述的主角, 也表现异常活跃, 刻画的形象很深刻。据统计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述女性的条目大约有七十余条, 除《贤媛》(共 32 条) 全部描写女性外, 《惑溺》、《文学》、《规箴》、《排调》等也都零零散散的有些记述。可见在《世说新语》人物世界中, 女性群体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。《世说新语》所描写的女性形象不得不对传统观念的反叛。

## 一、魏晋女性独美的要点分析

其一, 打破传统妇德论。

在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中, 对男性不要求容貌, 但要德才兼备。对于女性, 却恰恰相反, 要遵守妇德, 正所谓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。班昭曾在《女诫》中释妇德是“幽闲贞静, 守节整

齐, 行己有耻, 动静有法。”受《女诫》的影响, 后代史书的记述中, 除青楼女子外, 几乎没有有才气出众的女子, 而良家妇女史不是节, 就是烈, 像徽州的贞洁牌坊, 表彰的就是那些夫死守节的妇女。但在《世说新语》中, 记述的有才气, 甚至才气高于男子的女子比比皆是, 打破了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传统礼教要求, 呈现出魏晋妇德的新气象。有一些妇女, 德行可嘉, 能从伦理道德方面考虑并处理问题, 《贤媛》二十三:

谢公夫人韩诸婢, 使在前作伎, 使太傅暂见, 便下帟。太傅索更开, 夫人云: “恐伤盛德。”<sup>[1]</sup>

谢安的妻子刘夫人挂起帷幕围着众婢女, 叫她们在自己面前表演歌舞, 也让谢安看了一会, 便放下了帷幕。谢安要求打开帷幕, 夫人说, 恐怕会损害你的美德。刘夫人从伦理方面为丈夫考虑问题, 没有古代妇女那种夫唱妇随的观念, 难能可贵。

《贤媛》二十八: 王江州夫人语谢遏曰: “汝何以都不复进? 为是尘务经心, 天分有限?”<sup>[2]</sup>

王江州夫人指的就是王凝之妻谢道韞, 她并没有谨遵所谓“出嫁从夫”的名教, 公开指责自己的丈夫不思进取, 没有才学。而谢道韞的咏雪诗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更是使得“咏絮”成为后

收稿日期: 2011-9-22

作者简介: 陈倩, (1987—), 女, 安徽亳州人, 安徽大学历史系 2009 级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 魏晋南北朝史。

代诗文中常用的典故。

还有一些妇女，才气过人，她们的目光敏锐，观察入微，善于识别、品评人物。例如贤媛第六，第七，第八讲述的是许允的妻子对时势、对丈夫的正确判断。

许允妇是阮卫尉的女儿，阮德如的妹妹，长得特别丑陋，却以才德著称。婚礼结束后，许允已不再有进入洞房的可能，家中人深深为此忧虑。恰巧这时许允来了客人，妻子叫婢女看看是谁，婢女回来禀告：“是桓公子。”桓公子就是桓范。妻子说：“无须担心了，桓公子一定会劝他进来的。”桓范果然对许允说：“阮家既然把丑女儿嫁给你，肯定是有用意的，你应当细心体察。”许允便回到卧室，但见到妻子后，马上又想出去。妻子料想到他这次出去一定不可能再进来，就拉住他的衣襟要他停下。许允于是对她说：“妇人应该有四德，你有其中几条呢？”妻子说：“我缺少的就只有容貌而已。但是士人应该有的各种各样好品行，您又有几条呢？”许允说：“我全都具备。”妻子说：“各种好品行中以德行为首，您爱好女色而不爱好德行，怎么能说都具备呢？”许允面有惭愧之色，从此两人便相互敬重了。就是这样一位无貌有才的女性，敢于在新婚之夜跟自己的丈夫争辩，刘义庆是持肯定和赞许的态度的，许允妇是靠自己的才智赢得了夫家的尊重，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。如果在当时的背景下，女子对丈夫只有绝对的顺从，哪能争辩。

魏晋时期，盛行放达、任诞之风。虽然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妇女身上，但是当时的大部分女性还是固守着传统的道德观念的，如《贤媛》四所记载的卞太后，当她发现自己儿子身边的许多姬妾都是原来服侍曹操的时候，很是气愤，直到曹丕去世，也不来看望。这是因为曹丕的这种行为违背了当时基本的伦理道德，使卞太后觉得难以容忍。

其二，以“才智”著称。

魏晋时期的名士们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，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，反复辩论，崇尚虚无之论，同时品评人物和讨论才性，视为清谈。清谈是当时名士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他们往往出口成章，具有很强的艺术性，这种风气也影响到当时的女性。其中最突出的恐怕还是谢道

韞。据《晋书》卷九十六《列女传·谢道韞传》载：“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，词理将屈，道韞遣婢白献之曰：欲‘为小郎解围。’乃施青绫步鄣自蔽，申献之前议，客不能屈。”但是由于性别的原因，当时的女性大部分是没有机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辩论的，不过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还是可以找到这些女性清谈的影子，口才之利，甚至都超过男子。

王公渊娶诸葛诞女。入室，言语始交，王谓妇曰：“新妇神色卑下，殊不似公休。”妇曰：“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，而令妇人比踪英杰！”（《贤媛》9）

桓车骑不好着新衣，浴后，妇故送新衣与。车骑大怒，催使持去。妇更持还，传语云：“衣不经新，何由而故？”桓公大笑，着之。<sup>[3]</sup>（《贤媛》24）

二位女子都是仅凭一句话，前者对丈夫的话语进行有力的反驳，后者一句话使怒气冲天的丈夫“大笑”而着新衣，清谈能力，可见一斑。除此以外，还有辞锋更健者，在《贤媛》二十二：

庾玉台，希之弟也。希诛，将戮玉台。玉台子妇，宣武弟桓豁女也，徒跣求进。阖禁不内。女厉声曰：“是何小人！我伯父门，不听我前！”因突入，号泣请曰：“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，当复能作贼不？”宣武笑曰：“婿故自急。”遂原玉台一门。<sup>[4]</sup>

这位庾玉台子妇一语救全家，着实令人佩服。其三，具有远见卓识。

《世说新语》中的女性，很多人都具有高瞻远瞩的见识。她们这种善于识鉴和品评的才能，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分不开的。很多妇女也参与品评中，她们的聪明才智通过这种活动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

山公与嵇、阮一面，契若金兰。山妻韩氏，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，问公，公曰：“我当年可以为友者，唯此二生耳。”妻曰：“负羁之妻亦亲观狐、赵，意欲窥之，可乎？”他日，二人来，妻劝公止之宿，具酒肉。夜穿墉以视之，达旦忘反。公入曰：“二人何如？”妻曰：“君才致殊不如，正当以识度相友耳。”公曰：“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。”（《贤媛》11）

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，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，有兵家子有俊才，欲以妹妻之，乃白母。

曰：“诚是才者，其地可遗，然要令我见。”武子乃令兵儿与群小杂处，使母惟中察之。既而母谓武子曰：“如此衣形者，是汝所拟者非邪？”武子曰：法的否“是也。”母曰：“此才足以拔萃；然地寒，不有长年，不得申其才用。观其形骨，必不寿，不可与婚。”武子从之。兵儿数年果亡。（《贤媛》12）

由此可见，山涛妻、王浑妻，她们对社会的认识和人材的鉴别可谓卓识。

贤媛第十九条述陶侃“少有大志，家酷贫”，适逢同郡孝廉范逵前来投侃宿。“于时冰雪积日，侃室如悬磬，而逵马仆甚多”。因此以什么来招待客人，对于湛氏母子来说是一大难题。但湛氏的表现却令人叹赏不已！“湛头发委地，下为二髥，卖得数斛米。斫诸屋柱，悉割半为薪，剉诸荐以为马草”。也正因为湛氏能克己忍苦资给陶侃，才使得陶侃大称赏于士族名流，即“（范）逵及洛，遂称之羊脾、顾荣诸人，大获美誉”。这一条让我们见证了湛氏的过人政治智慧与远见卓识。魏晋是重视门阀的时代，举人重视乡里的“清议”。下层士人想求得寸进，大多攀结名流士族，以才性打动这些贵族，以此晋身上品。可以说如果没有陶母，不会有陶侃日后的仕途。

同时《世说》所叙述的女子的才华表现在她们的，即使是男子也难踵武的胆识上。许允担任吏部郎的时候，用人多选其同乡，这是很为当权者所忌讳的，随时会招来断命之祸。魏明帝将其逮捕之时，全家都在号哭，许允妇却神态自若，做起了小米粥等待丈夫的归来。这是一种洞悉一切的智慧。“明主可以理夺，难以情求”，没有冷静理智的判断，她这种做粥待夫的行为就有些滑稽之谈了。

除了以上的女性形象，《世说》还记述了一些“另类”的女性形象，如贪得无厌、干预人事的王衍妻和凶狠善妒的贾充妻。但是，在刘义庆笔下，善良、机智、成熟稳重是魏晋时代女性的主要特征，超越了在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，体现出魏晋时期人们所特有的精神风貌。

## 二、魏晋女性独特美的原因探析

人的思想的产生，往往来源于现实的生活，都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思考。魏晋时期的妇女呈现不一样的特征，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。

第一，魏晋时期是“乱世”，正是这种“乱”，不仅加速了我国各民族的大融合，同时也促使了我国历史上一次思想的大解放。刘大杰先生说：“在中国的政治史上，魏晋时代无疑是最黑暗的，但是在思想史上却有它特殊的意义和价值。魏晋人无不充满着强烈的个人的浪漫主义精神，他们在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里，从过去那些伦理道德和传统思想里解放出来，无论对于宇宙、政治、人生或是艺术都持有大胆独立的见解。”<sup>[3]</sup> 宗白华先生也说“汉末魏晋六朝，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、社会最痛苦的时代，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，最富于智慧，最浓于热情的时代”。<sup>[4]</sup> 总之，这样一个风流的时代，胡风的南下，儒学大一统局面的瓦解，对妇女的礼教要求日趋淡化，使得一些妇女有幸能够接受教育，唤醒了许多妇女的自觉意识。她们努力谋求自我个性的解放，展现出女性群体所特有的自我意识。

第二，魏晋时期，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的外貌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。那些理想的名士，不仅风清骨峻，不劳心俗事，更是以沉静清虚作为风尚。因此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女子的“贞顺”“婉容”似乎都成了一个玩笑，传统的力量在消失。她们用一种大气的力量给予家人凝聚力，以自己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来化解敌意，解除家庭的危难。才女谢道韞便是典型代表，呈现出晋代妇女崭新的精神面貌。即便谢道韞年老闲居会稽时，常常会有男性士人慕名来拜访，并被其清雅的风采所折服。以谢道韞为首的诸多女性以其清逸脱俗的气质，为同时代男子所推许认可，更为后世所景仰。

第三，曹魏以来，人才选拔开始采用九品中正制，使得人物品藻大为盛行。而入晋以后，士大夫逐渐不再只是实用性的品藻，开始注重人物的风采神韵，趋向审美性。特别是品评清议成为时尚，士人们极其看重鉴识与才辩。对于女性来说，她们通过品评人物进一步跨入社会生活中去，而同时男性不仅不用传统的礼教来束缚着她们，相反，他们常常听取女子对人对事的看法，以此来作为参考。谢安曾经要夫人对孙长乐兄弟做出评论，夫人对曰：“亡兄门，未有如此宾客。”令谢安羞惭。可以说，正是男性对女子识鉴才能的欣赏乃至培养，才造就了晋一代的女性风气。

综上所述，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美的塑造时代，

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。这一时期的女性观，总的来说，没有传统意义上封建伦理要求，没有三纲五常的观念，而是站在与男性平等的角度来衡量女性。女性总是和美联系在一起的，魏晋士人以率真的性情来欣赏女性内在之美，塑造了新

时代的女性，因此魏晋女性的美更具品味与深度，让人赞叹不已。《世说新语》更是以欣赏的眼光来着意塑造这样一个群体，她们不仅富于人性美和艺术美，已经显示并将保持不朽的魅力，永远闪耀着灼灼的光辉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鲁迅. 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. 鲁迅全集，第9卷1期 [M]. 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1.
- [2] 余嘉锡. 世说新语笺疏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 重印.
- [3] 刘大杰. 魏晋思想论 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.
- [4] 宗白华. 美学散步 [M]. 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4.

（上接 43 页）中国实行的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。每种教派都有自己信仰，他们视自己的信仰为最神圣和强大的力量，所以当他们在盟誓的时候也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和施盟对象。

伊斯兰教强调信仰是一切善功的基础，是一切福利的源头，因此真主首先提出信真主、信末日的问题。不过马马虎虎的信仰，是永不会产生善功的，必须举出明徽，意志坚强，而且心悦诚服，真信不疑才成。所以伊斯兰教徒在盟誓的时候，是以真主阿拉为施盟对象的。基督教信仰上帝，信仰耶稣，认为那是走向光明的道路，所以基督教信徒在再盟誓的时候，他们的施盟对象就是上帝、耶稣。

伴随着科技的进步，人们对自然了解也越来越多，少了对神秘的崇拜，更多的是对先进理论和人的自我道德约束的崇拜，所以现代的盟誓更多是从道德自律性上来约束盟誓的当事人，而不

是诅咒的方法，我们的誓言的誓词也就随之而变了。

#### 三、结 语

刘勰云：“盟者，明也，祝告于神明者也。”亦称誓，谓约信之词也。可以知道盟誓主要顺从这层的意思发展开来，主要为了“明”，来公开宣布一项事宜或者情谊结交的实行。从古到今，不论人们的宗教信仰怎样变化，是鬼神、人祖，还是天地、刀枪，或者是真主阿拉、上帝耶稣等，它都是在强调一种权威和力量，这种力量是超越一般人力所能及的程度，这样才能彰显人们盟誓的神圣性和权威性。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信仰，也就铸就了盟誓文和盟誓语中施盟对象的不断变化。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，人们信仰的多重化，体现在盟誓誓词中的施盟对象也将更加丰富多彩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- [1] 吴承学.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 [M]. 广州：中山大学出版社，2002.5.
- [2] 詹石窗, 盖建民. 中国宗教通论 [M]. 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6.
- [3] 平山周. 中国秘密社史 [M]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27.
- [4] 陈开珍, 陈开梅. 古代盟誓文体的起源和特点 [J].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. 2000. (2) (10) .
- [5] 赵建新. 论宗教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[J]. 兰州大学学报：社会科学版，1998, 18 (2) :104~110.
- [6] 许英国. 各民族盟誓情歌的艺术表现规律简析 [J]. 青海师专学报，1985. (2) .
- [7] 胡发贵. 盟誓与人质 [J]. 《寻根》. 2008. (03) .
- [8] 衣慎思. 清代秘密社会的仪式研究—以天地会的歃血盟誓为视角 [J]. 法制与社会. 2007.08.